

陕西青年文学选

2012



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 选编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陕西青年文学年度选本编委会

总顾问

蒋惠莉 贾平凹 雷正西 黄建军

总策划

闫俊海 解小军

编委会主任

阎 安

编 委

阎 安 马慧聪 马召平 梁向阳

李育善 王 琪 丁小村 白 麟

宁颖芳 青 柳 惠建宁 章 涛

杨英武 李 东

主 编

马慧聪

散文卷执行主编

马召平

诗歌卷执行主编

王 琪

小说卷执行主编

丁小村



陕西青年文学选
散文

201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2年度陕西青年文学选. 散文卷 / 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选编. -- 西安 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3. 2

ISBN 978-7-5513-0431-3

I. ①2… II. ①陕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陕西省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
①I218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24558号

陕西青年文学选·散文卷

选 编 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

责任编辑 姚鸿文 陈润国

装帧设计 孙毅超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
tbwyzb@163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陕西天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 250千字

印 张 16.5

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0431-3

定 价 90.00元(共三册)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065

敬畏文学（代序）

——在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

贾平凹

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在神木成立的时候，我去过，在山阳开代表会，我又来了。我不爱开会，之所以参加青年文学协会的活动，主要是看重这支队伍。因为从长远方面来看，这支队伍是陕西文学的希望；从近处看，这个组织积极开展文学活动，干了很多实事，而不是成立了就悄无声息了。

现在这个社会风气，往往喜好组织活动，开幕式也是闭幕式，最后呢，只是个别人印上名片到处散发，实际上永远没有活动。但是青年文学协会在很短的时间，又举办了这个活动，我觉得特别欣慰，特别感动这个事情。作家创作经常是一出一窝子，没有单个冒出来的。陕西当年以路遥、陈忠实为代表的那批作家，在当时的八十年代冒出来时也是这样的年龄，一冒就是二十多人。当时《延河》杂志设了专栏，开了几次研讨会，在太白开完研讨会在榆林开，一去就是三小时，大家水都不喝。当时我们还成立了一个群木文学社，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？一簇簇出、一块块长，虽然是长得都不粗吧，但都头顶着一块蓝天的，都互相争着长。当时就叫这个名字。当年忠实也是在这个文学社里面，那个时候他还是灞桥的，如今，这一批作家年龄都大了，我算年龄小的，今年也老了，时间也过得特别快。所以说到现在的陕西青年文学创作和更年轻的这一拨，我感觉到，这一拨作家比上一拨作家的文学氛围好，文学土壤特别厚，交流活动多，而且年轻的作家都有独立自由的思想，有多样的文学观、开阔的视野、活跃的思维。而在我们年轻时，西安当时就只有一家刊物，是省群众艺术馆办的。也没有什么书，也没有什么交流，当时就是那样起步的。现在环境好多了，现在这个环境下出现了一大批青年作家，当然没参加青年文学协会组织的还有一批更年轻的人。但是整体来说，陕西青年作家队伍中冒尖

的不多，有大影响的还少一些。

这几年，我看其它省市年轻的作家冒出的特别猛，而且冒出以后作品在全国影响特别大。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危机感，因为文学创作虽然是个人的行为，但它不是关起们来自娱自乐，要从整个社会和全国大局来看来审视自己的作品。我们常常说陕西的文化历史土壤比较厚，所以咱们要不为他们落后，不为他们淘汰。当然，文学创作这条路比较难走，在行政上你要当个处长呀当个啥也难得很。其实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文学创作要有成就比当官当个处长还要难。

再一个，在文坛，两三年你不努力，马上把你淘汰了，残酷的很。不被淘汰就一定要争人先，就是要有理想，这句话说不好听叫野心，高雅一点叫理想，所以你要要有理想。你不能满足在一个县上、或是市上或省上有点小影响就觉得写得不错了，许多人恭维你，都说你写得好，你一定不要满足这些东西。这些年我见的最多的就是，一些人开始是以文学名义聚在一起，说创作谈理想，谈着谈着就开始喝酒打牌，或是干别的事情，然后就是互相吹捧、互相按摩，你把我捧、我把你吹，这种风气一定要杜绝。你要有大理想，就要去全国争，或者走得更远点，一定要有这些理想，才会写出好作品，有大气象。当然，过去有句话说是人有多大胆吧，地有多大产，现在这句话当笑话来谈，但实际上有时还要有这种气魄。像项羽敢跟秦始皇说，我将来要取而代之，他过了几年就把秦朝推翻，当了霸王。陈胜吴广吧，在那时，别人都在嘲笑麻雀哪有鸿鹄之志，过两年就起义成功了。毛主席在十三岁就做过一首诗：“独坐池塘如虎踞，绿荫树下养精神。春来我不先开口，哪个虫儿敢作声”，后来就建立了新中国。所以说，有时就要有大的志向。有了大的志向以后，就不会耍小聪明，文学上有一个很忌讳的东西，就是耍小聪明，一时得利，一时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，聪明一旦变成小聪明以后，最后就长不大。所以，要有大的理想就不会耍小聪明，不会争一时之胜。

文学创作不是一年两年，或是十年八年的事情，它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所以有了大的理想，也不会计较受打击、受委屈，也不贪想，也不计较小利小惠，因为有了大的理想就有了大的心胸。但是有了大的理想以后要谨防狂妄，我从这个路上走过了几十年了，当编辑、搞写作。当编辑的过程中，见过好多搞文学创作的人，年轻时写作容易狂妄，狂妄是一个很偏执的思维，一狂妄就影响自己吸收更多的东西。一定要一手自卑一手自尊地往前走，因为你自卑了以后，你可以静下来吸收更多的东西。柳青曾经说过：文学是一件马拉松的运动，它是以一个60年来做一个阶段划线的，

比的是生活积累，积累的越多，看透的东西就越多。再一个看有没有大的胸怀、大的思维，在这方面一定要突破地方思维，譬如说你一直在乡上呆着，时间长了，思维观念就会受到约束，所以要突破乡上的思维，在市上要突破市上的思维，在省上要突破省上的思维。一个领导干部跟我谈过，一级是一级水平，因为整个环境影响你们思维，所以你一定要谨记这方面东西，因为大家都来自各个基层的，一定要突破这种思维。

再一个要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有个把握。鸡就是鸡狗就是狗，土地上长出苗苗的时候，分不出来草苗是树苗还是庄稼苗，只有长高以后你才能辨出是啥材料，从这个角度讲，大家都是苗的时候，有人狂妄，但其实长到一定程度，他是草苗苗，是树苗苗，本身应该有感觉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见到一些编辑老师和评论家，就说你看我的作品能不能写成，如果能写成哪怕再苦，也要写下去，因为我就害怕折腾了几十年一事无成，那我还不如做生意，做个别的什么。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给你回答，也只有你自己知道。后来我就想，写作就像是吃饭一样，到生人家做客，主人给你端了一碗饭，你一定要清楚这碗饭你能不能吃，能吃多少。你本来只能吃半碗，结果吃了一半剩下了不好看，或者是你肚量大了，你吃完后不够吃，对这一碗饭，你能吃完还是不能吃完，你能把握出来，这就像你清楚不清楚自己的写作一样，你对自己有这种感觉。另一个就是比坚持，因为文学这个东西，在某一种时候讲究一种爆发，诗人讲爆发，小说方面，更讲究一个持久力，因为文学创作是马拉松。人和人之间能力差不多，最后百米赛跑，就差一两步，一秒，一点点，任何比赛，其实就是比了那一两步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张三发了写作品，我很眼红，或是今天我发作品了，他没发，我就嘲笑他，这都要不得，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今年你红了他没红；或是明年他红了你没红，这也说明不了啥问题。因为文学，成名比较容易，成功难，比到最后，就是对文学的领悟和敬畏。

这个我要强调一下，对文学一定要敬畏。为什么对文学要敬畏呢？敬畏了你才不会以文学谋什么职位呀在文学圈里争个什么东西呀，因为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路子么，你就不要太想这个东西了。作家除了比作品还是比作品。用文学来谋钱，叫你写啥你就写啥，这也走不通，是对文学的不尊重，最终也不会走远。另一个方面吧，一定要写真实的生活，一定要投入真正的感情。要写人的本身，一定要写的好看，要写的和别人不一样，我觉得能达到这几点就是好作品。现在好多作品要么它不真实，和现实生活距离大，要么就胡编乱造不投入真的感情，要么写的不好看、不独特，这几方面都影响你的作品发表、出版以及将来的推广。所以，我建议青年

作家要实实在在地关注现实，脑子要考虑整个天下的事情，琢磨其中的道理，这样才能增加你的作品的宽度和厚度。

经常有人说我，说老贾这人爱钱的很，我也说过一句开玩笑的话，你不爱钱，钱就不爱你么。所以，你喜爱文学，文学肯定就喜爱你，道理确实是这样的。我觉得有了文学的远大理想后，你就会认真对待你的每一个文字，你就会不断地丰富它，不断地向外突破，文坛的淘汰率是比较高的，一定要想办法突破，不突破就没有希望。文坛是十年一茬茬地往上长，不突破，下下一个就上来了。我还说过一个事，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文学观，新的文学思维。我也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拿美国来讲吧。美国目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。人家国家强盛，它的文学创作就很注重创新，注重思考，思考人类未来，一会到南极一会到月球，一会到水星一会到火星。美国的作家一直写未来的东西，写科技方面的东西，看看人家拍的电影吧，这方面影响巨大。

在我们国家，这几十年吧，才脱离贫困慢慢富起来，一些思维和习惯跟不上，像农村过日子，顾了吃就不顾上穿的事，文学反映出的就是关注现实，先把自己事情做好再关心，当然关注现实的时候也写写历史。写写清朝的东西汉朝的东西，所以咱现在就有大量的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。但是，不管什么样的写作，一定要有全球意识，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想啥，大家的渴求是什么？整个的生存环境是啥？跟着大家这个思维，这个大的想法来靠拢来定位盘算自己的写作视角，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咱们的位置。比如说，人性的恶的问题，或者说体制的瓶颈问题，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，写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就要有全球意识，全球意识也就是现代意识。就中国目前的现实生活，写这些东西是有出路的，有价值的。

最后，我想说的就是，青年作家一定要加强交流。谁和谁在一起，能认识能交流，这都是定数都是缘分，既然以文学的名义走到一起，聚到一起，大家一定要团结，互相交流，不拆台，我们年轻时办群木文学社就是这个意思，大家拥挤着，表面上看起来拥挤着，实际上大家互相刺激着，一块找地方寻空间生长。路遥年轻时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他是一头牛，他就要在黄土地上耕耘。陈忠实也说过，他要写一本死了能当枕头的书。两位作家当年都是豪言满语的，结果就弄成了事。所以，作为青年文学作家，你们一定要心存敬畏，沉住气，静下心来，谋大事，就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，引领陕西文学的未来。

2012年9月26日

1	敬畏文学（代序）	贾平凹
1	兰花指	陈禹朋
6	陈家寨38号	刘晓凤
9	三月死在春天（外一篇）	赵海涛
14	三棵树	黄 朴
19	广和客栈叹凌霄	郑长春
22	忘情壶口游	汪冬蔚
25	江湖咸阳（节选）	山 岚
30	当弟弟很小的时候（外一篇）	孙卫卫
33	故乡的老槐树	高 鸿
38	活着的意义（外一篇）	野 水
44	乡村物语（节选）	刘丹影
50	去外县看了一场烟花	杨 莹
54	祭山	萧 忆
60	时令三秋	任 文
68	高原 高原	常晓军
75	长安花	朱文久

77	一个人	王小勃
79	没有父亲的父亲节（外一篇）	李育善
83	七月祭母	胥建礼
87	又见黄河	徐慧玲
89	纸上的故乡（外一篇）	南阳子
93	老街	张 茂
96	窗口	张怀杰
102	风中之荷	杨进云
104	与狗相关的那些岁月	邓新华
108	想念父亲（外一篇）	陈刚军
114	薛涛：孤独的诗魂	张县伦
120	芦花白（外一篇）	紫 慕
123	白浪	唐云岗
126	仰望	文雪梅
129	俯向大地的母亲	罗从政
132	越南四日游	吕 苇
136	夜泊秦淮河	徐祯霞
140	桃花知了	段路晨

143	一块滴水的玉	刘 瑞
145	写给亲爱的羽	尚子义
150	老屋	王东旭
153	亲人惦记亲人的天气	风信子
155	看不见的城市	谭思梅
158	暗器	吕虎平
164	道情	张亚宁
168	汉滨看水	王典根
171	惜猫人去猫无主	刘国欣
174	要有水	张 立
176	母亲	张梦婕
179	佛丕雨夜	张晓宁
181	生命散章	梁战龙
184	红月亮（外一篇）	张军锋
188	广场	郭忠凯
191	核桃八记	邵俊毅
195	人物四题	邹敏娟
198	苔颂	林文华

202	滨江的秋天	胡忠海
204	老槐树	刘 欢
207	锁舅	王 飞
209	知心朋友	七月椰子
215	穷家难舍	栖 峰
217	记忆的河流	季 纯
223	下马酒	孙晓玲
225	那些年的一些事	杨 菁
227	我的西塘，我的梦	雷小英
229	蒲公英的思念	赵亚玲
231	江河（外一篇）	裴祯祥
234	折子戏	张 静
237	外甥“狗娃”	万敏杰
241	夜黑	姬延芳
244	一方净土河图岛	徐艳梅
246	我的姐姐叫芦花	吴立志
249	半坡的声音	肖建新
253	编后语	马召平

陈禹朋

1980年出生，陕西城固县人。2001年开始写作，曾在《诗刊》《延河》等刊物发表作品，出版有小说集《黑玫瑰》。陕西省作协会员，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。

兰花指

那座写意根雕，让我蓦地想起了父亲。

也许是雕刻艺术家以神现的形式，十分重表现的工艺而塑造。像一个人的手，厚实而宽大，粗壮的骨骼上包裹着健硕的肌肉，根根瘦挺着向上伸援的手指遒劲有力。根雕在柔和的灯光下，成了一件异乎寻常的艺术品，像极了我父亲的那双手。

我父亲的一双手，几乎没有光洁的皮肤，全是棕红色的疤痕，这些疤痕一处连着一处，突兀地又将旁边的疤痕疙瘩紧紧揪住。

我非常憎恶父亲的手，因为他经常用这双手教训我。我时常会从他那张冷酷至极的脸上看到老虎狮子的品性。

我和两个姐姐生来惧怕父亲，惧怕他的脸、他的声音、他的手，甚至他在山墙外偶尔的咳嗽声响起，我和姐姐就会立即化喧闹为安宁。每当我们犯了错，父亲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手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狠狠打向我们，我们的脸马上就会浮出几条鲜红的指印。

我们惧怕父亲，就躲他，尽量不与他在一起。走亲戚，他去我们不去。上街，我们都不愿与他同行。吃饭的时候，只要他在桌上，我和姐姐就不上桌，要么坐在灶间，要么蹲在院坝里。

按常理说，一个孩子若有残疾，他的父母、亲人对待他即使不百般宠爱，也会有些怜悯之心，而我父亲不会，他从来没有因为我身体因素对我另眼相看，相反，他对我的要求比对待姐姐们更加严厉，这给我童年的心灵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伤痕。

我九岁那年冬天，从母亲枕下悄悄拿了十元钱，交给大姐，说是我捡

的。九十年代，十元钱对农村孩子来说是天文数字。大姐用这十元钱给我们姊妹三个添置了文具盒、铅笔和作业本。

很快，这件事被父亲发现了，他反复盘查我们钱的来路。我说是我捡的，父亲揪着我的耳朵质问我：“你捡的？你再捡一张我看看！你这坏毛病我要看不出来，就不是你老子。”

接着他狠狠地教训了姐姐，之后脱光我的衣服，把我吊在门前的大榕树上。三九寒天，粗粗的井绳抽得我遍体鳞伤，他一边打，一边要我说实话，我死死地瞪着他，就是不承认。

没想到我的态度使他越来越凶悍，母亲抱着他的腿让他放手，邻里的阿叔阿婶反复劝阻都无济于事，母亲叫来了家族中颇有威望的小爷来极力谴责，他才罢手。

后来，母亲私下对我说，其实她早知道了，她没有告诉父亲，是想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。母亲说人穷志不能短，不能养成乱拿别人东西的习惯，这种毛病不改，将来会有牢狱之灾。我记下了母亲的话，从此再也不私自从家里拿钱了。

但从此，我对父亲怀恨在心，虽然不能向他发泄愤怒，但我不再叫他，不和他说话，直至我二姐因病逝去的那天，父亲竟孩子般号啕大哭，瘫软如泥。对二姐的死，我伤心不已，但看到父亲也有脆弱的时候，我反而平添了几分无理和嚣张。我幸灾乐祸地说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是你作恶的报应！”

父亲吃惊地瞪大眼睛，嘴唇抖抖的，他吃力地站了起来，踉踉跄跄地走向我，扬起了手。我瞪着他，与他对峙，哭着说：“你打呀，你把我也打死吧，反正我也是个废人，别人瞧不起我，死了清静，免得你也受人糟蹋！”

父亲的面孔剧烈地抽搐着，扬起的手像抽了筋似的痉挛了一下，停在头顶，慢慢地缩了回去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哭，那天，他手上的疤痕仿佛更紫了，紫红色的双手一直缩在破旧的中山服衣袖里颤抖个不停。

此后，父亲打骂我和大姐的次数明显减少了，但是，他那张脸更加沉郁和木讷了，而且烟酒无度。逢年过节，他走亲窜友喝酒，村里谁家过红白喜事，他次次到场，次次喝得烂醉如泥。醉了，就溜到桌子底下或路边柴垛旁鼾声如雷。我和大姐都不愿扶他回家，觉得那是件极其丢脸的事，但又不得不去，每次扶他回家时，总有一些顽童跟在身后瞎起哄，我和大姐架着他往回走，他的酒气喷在我脸上，我拽着他那只疤痕满布的手，拽紧他，怕他摔倒，还要在心里狠狠地诅咒着：酒鬼！

我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意志在控制着我父亲，不让他成为一个慈祥、宽厚、仁爱的父亲。有时，我甚至怀疑我究竟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？

我父亲出生在离镇很远的张村，奶奶生养了六个儿子，家境实在贫寒，就送出去了三个。我这边的祖爷爷是闻名镇里的“乡约”，家里开着很大的黄酒坊、染坊和茶馆，租地的佃户就几十家，家境非常阔绰，不料到我爷爷这辈上，被他们抽大烟、赌钱给渐渐败下去，家境越来越困窘。爷爷只养了姑姑一女，领养我父亲后并不爱他，父亲就像寄人篱下的孤雁，在无爱的氛围里渐渐长大。

父亲小时候，镇上演戏，他常常独自坐在台角，看那些花花绿绿的戏装，听一板一眼，看一招一式。唱、念、坐、打被他学得惟妙惟肖，被县秦剧团的名旦看中了，认定他是梨园的好苗，遂收他做了弟子。父亲十一岁时就登台演出，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，从此，父亲就进了县秦剧团。

母亲说父亲从未向她提叙过唱戏的那些事，而父亲为什么回到农村，母亲也不知道，只是隐隐觉得与他的手有关。我母亲说自她嫁给我父亲后，没听他唱过秦腔，而我父亲当年在陕南秦腔界是远近闻名的。

后来听父亲剧团的一位老叔说起了我父亲在秦剧团的事，这使我又忆起了童年的一次挨打。

有一次，母亲收拾柜子时，发现了许多泛黄的黑白照片。

照片上是个唱戏的女人，或挥舞水袖，或顾盼流连，或郁郁而坐。最令我着迷的是那张翘着葱白一样的纤纤兰花指，拿着一方丝帕跳上凳子的那张，调皮而不乏羞怯的作态，非常有味道，于是，我把它们当成画片贴在了墙上。

父亲干活回来，看到了墙上的照片，突然一愣，开始骂我母亲，接着又无故地打了我一通。

夜里，透过门缝，我看到父亲木然地坐在灶前，把那些照片一张一张地丢进了灶膛里，在微弱的火光映照下，父亲脸上的肌肉一抽一抽地痉挛，手抖抖的。

事后，我常常在想照片上的女人到底是谁？让父亲如此动怒？是父亲年轻时的相好？我和母亲无从知晓。

长大后，我才知道那是秦腔剧照，是《铡美案》中的秦香莲；《拾玉镯》里的孙玉姣；《三滴血》中的贾莲香；《大登殿》里的王宝钏……而且，最让我无法相信的是照片中的那些女人竟然是我父亲。

老叔说我父亲当年是秦剧团头牌旦角，登台亮相后便艳压群芳。无论是演孙玉姣的矜持羞怯，秦香莲的幽怨果敢，贾莲香的娇憨多情，父亲一张绝美的扮相，一举手一投足，一转身一颦眉，一段唱腔一段念白，都会让观众座无虚席，掌声雷动。

我吃惊了，我无法把父亲的冷酷凶狠与记忆中那些照片上的父亲相融合，那完全是两种境界的人。一刚一柔，一个粗暴一个秀美，一个沉郁一个洒脱。

老叔说就在我父亲和孟青梅搭戏的秦腔即将唱红陕南时，就有了历史上那场风云突变的文革，那是我父亲艺术生涯中最阴晦的一页，他和孟青梅所受的种种灾难让剧团的人唏嘘不已。父亲唱的王宝钏、秦香莲，孟青梅唱的薛仁贵，包公竟成了他们一大罪状。

造反派把我父亲关起来，让他交代为什么“反革命？”怎么想起反串角色来宣扬“封资修”。病态的造反派白天把我父亲扮上女装，画上鬼脸，押街游行示众，批判斗争。到了晚上，又想听我父亲唱戏，逼父亲唱“十八摸”，百般侮辱父亲。父亲唱了，凄厉的秦腔吼出来了：“恨贼寇横兴逆焰，烽火相兼，同类相残……”

造反派听出了父亲唱词中对他们的愤恨和辱骂，气急败坏，烧红了一块铲子，一把拉过父亲翘起的兰花指，狠狠地按上去……

醒来后，父亲看着曾经保护的那么好的一双手，曾经在戏台上翻转自如，无数次让观众惊叹的兰花指，被造反派烫得惨不忍睹，手上全是水泡和腐肉。父亲呆呆地凝视着丑陋无比的双手疯了似的大叫。没有美丽灵巧的兰花指，他再也不能登台唱戏了，父亲使劲拍打着冰冷的土地，伏地痛哭，他知道他的戏路画上了不该画的句号。

被迫害的还有女须生孟青梅，那是对父亲最好的女人，她无家无亲，把父亲当她唯一的亲人，孟青梅后来忍受不了造反派的凌辱含怨自尽。

此后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关着父亲的牛棚里就传出父亲凄切嘶哑的秦腔。那声声怨叹的血泪控诉，把人们的心搅得酸酸的。

父亲终于被解放了，然而疤痕满布的手使他再也无法登台了。对于一个戏子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葬送戏路更糟的事呢？埋了孟青梅，父亲回到农村，依照爷爷奶奶的吩咐，在他三十二岁那年娶了我二十岁的母亲。

原来，我一直认为我父亲不是个好父亲，他缺乏一个父亲起码的宽厚与仁慈，他是有罪的，他负了我母亲，也让我和姐姐饱受身心创伤。现在，我有些明白了，我想错不在我父亲，而在于那个时代。如果不是那个时代，父亲的艺术生命会得到更好的延伸。秦腔给他带来快乐，也同样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痛。脱下戏装，拿起锄头，开垦土地不是父亲想要的人生，于是，父亲便在如戏般转换的人生中，性格脱离了原始轨道，变成一个暴躁、易怒、忧郁的人。

父亲面对一贫如洗的家，早夭的二姐，身有残疾的我，他只能从虚拟的世界走向现实生活，痛苦地面对所有的一切。直至我成年后，才明白父亲心里承载着多么大的压力和负荷。

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我卫校毕业，又自考了大专，却申办不到个体行医执照。直到现在我都能记得父亲在2000夏天，穿着我穿旧的蓝衬衫，骑着飞鸽牌加重自行车，戴着脱了线的草帽，怀揣我的资料，四处奔波，为我找出路四处碰壁。不知有多少次，父亲为了等着见领导一面，回家时，已月

上中天，夜深人静。

直到一个黄昏，父亲满脸喜气回来了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笑。他说他找了残联，残联又找卫生局，局领导看了我的个人资料和散见于报端的文章赞不绝口，他们一致认为应该让有一技之长的残疾人就业，鼓励他们个体经营……看着父亲被中伏天毒辣的太阳晒得通红的手，汗如雨下的脸，听着他带来的福音，给父亲递过那杯早已晾好的茶时，我抑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。

行医执照终于下发了，父亲双手捧着，像捧着一件艺术品，他轻轻摩挲着醒目的红印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医者父母心，你要有孙思邈、华佗的济世精神，要明白大医精诚的含义。”我使劲点点头，接过那来之不易的证，拼命地抑制住，却忍不住地失了声。

因为，在那一刻，我忽地醒悟了，父亲爱我！父亲他一直爱我！却被我多年误解。直到那天，我才知道父亲的心和他的手一样伤痕累累。父亲当年对我较为苛刻的教育不是不爱我，而是让我在逆境中树立良好的道德和修养，还有自强不息的信念。

多年来，我在熟睡之后，依稀还能看到父亲在星光下推着车子，听到自行车辗过石子路面的吱吱声，响在我的梦里。

如今，年迈的父亲静静地坐在我给他买的红木雕花摇椅里安享着晚年。他眯着浑浊的眼，从他满是皱纹的额头、沙哑的声音、颤颤的步态中再也寻不到昔日的风采。父亲悠闲地吸着老旱烟，时不时呷上两口二锅头，再接着“吧嗒吧嗒”地吸着，他的右手习惯地搁在扶手上，用中指轻轻叩击着扶手，一下又一下。

此刻，钟钹鼓磬声响起来了，父亲又回到了多年前的舞台上，在一板一眼、一腔一调、一招一式中沉着而稳健地圆场。

一双灵巧的兰花指，挥舞着长长的水袖，迈着细碎的步伐，在斗转星移，沧桑巨变中，走一段阴阴晴晴的日子。